

博物館與文化 第 28 期 頁 5~36 (2024 年 12 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28 : 5~36 (December, 2024)

對話的技術－移動者議題之博物館實踐探討

吳佳霓¹

The Techniques of Dialogue: An Examination of Museum Practices Concerning Migration Issues in Taiwan

Chia-Ni, Wu

關鍵詞：博物館移動者、博物館展示、博物館教育、對話

Keywords: migrant, museum exhibition, museum education, dialogue

¹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組副研究員 /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Exhibition Group,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投稿日期：2024 年 7 月 26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12 月 4 日)

摘要

本文探討博物館如何透過「充權」(Empowerment)與「調頻」(Tuning)兩個核心技術，促進主流與非主流群體的對話與理解。為有效促進主流與非主流群體的對話與文化共鳴，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在策展與教育實踐為例，分析博物館如何建立與「移動者」（包含新移民及移工）的信任，搭建安全場域，協助其分享自身故事與觀點，並有效地傳遞訊息給多元的觀眾群。博物館在此過程中，扮演平衡不同聲音、促進文化交流的關鍵角色。

文章聚焦於「移動者」視角的對話機制，並強調博物館在策展與教育行動中，如何通過細緻的策劃與技術應用，引發觀眾的情感共鳴與思考。研究釐清「充權」作為支持與培力的策略，以及「調頻」作為根據觀眾特性調整展示方法的技術，並說明這些概念在促進雙向對話中的影響。

透過「來自四方」與「新臺客」兩檔特展的案例，深入探討博物館如何在策展過程中，透過物件與故事的徵集、情感敘事的連結，增強新舊住民記憶的共鳴，並改變受眾對移動者議題的認知與感知。研究進一步揭示，博物館不僅是知識傳遞的空間，更是促進文化共融與反思的公共場域。

最後，本文提出「充權」與「調頻」的應用框架，闡明其如何在博物館的展示與教育實踐中促成有效溝通。透過這些對話策略的精進，博物館得以促進公平的社會議題的對話，成為推動文化理解與社會進步的重要平臺。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museums can foster dialogu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mainstream and marginalized groups through two core techniques: "empowerment" and "tuning." Using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NMTH)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museums build trust with "movers" (including new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create safe spaces for them to share their stories and perspectives, and effectively convey their messages to diverse audiences. Museum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balancing different voices and facilitating cultural exchange through this process.

Focusing on dialogu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vers,"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museum's strategies for curating and educating audiences to evoke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It also clarifies "empowerment" as a strategy for providing support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tuning" as an approach for adapting exhibition methods to audience experience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empowerment" and "tuning" on two-way dialogue.

Through the examples of the "Coming from All Directions" and "New Taiwanese" exhibition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how museums use object and story collection as well as emotional narrative connections to enhance the shared memories of old and new residents, reshaping audience perceptions and awareness of issues related to "move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useums are not merely spaces for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but also public arenas for fostering cultural inclusivity and reflection.

Fi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a framework for applying "empowerment" and "tuning" in museum practices, showing how these techniques enabl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By refining these dialogue strategies, museums can facilitate equitable discussions on social issues

and serve as vital platforms for promoting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societal progress.

一、前言

博物館不僅是知識展示的場所，更是促進多元文化對話與理解的重要平臺。當代博物館肩負的不再僅是保存與教育功能，已從單純保存與教育功能，轉變為回應快速變動的社會議題，尤其面對全球化與移動現象加劇，「移動者」一指因生活選擇、經濟需求、家庭連結或生存壓力等多重原因，經歷地理遷徙、身份轉換與文化適應的人群，包括新住民、移工、難民，甚至因追求不同生活方式而展開遷徙的人—其文化故事與身份議題，已成為亟待探索的核心領域。如何透過策展與教育活動，建立不同族群間的信任與對話空間，並進一步探討博物館如何作為移動者與觀眾之間的溝通平臺，促進文化理解與改變，成為博物館從業者的一項關鍵課題。

為有效促進主流與非主流群體的對話與文化共鳴，臺史博在策展與教育實踐中，採用了兩個核心技術：『充權』(Empowerment)與『調頻』(Tuning)。「充權」²(Empowerment) 通常描述博物館提供支持與資源以賦予參與者更多能力。為更強調平等與共好，概念源於 Paulo Freire 的對話理論，旨在透過支持與培力，賦予邊緣群體自我表達的能力，增強其在公共場域中的能動性。具體而言，充權策略包括邀請知識提供者參與展覽內容的設計、故事徵集與展示過程，使其能從邊緣走向主體，以自身經驗傳達文化價值與生命故事。『調頻』則是一種技術方法，強調根據受眾特性與文化背景，以其熟悉的理解方式及可以接受的情緒，調整展示內容與形式，對接觀眾的需求與理解能力，促進觀眾對非主流文化的情感共鳴與理解，使其能更容易進入對話或學習的狀態。

² 充權 (empowerment) 個人具有合作、合力、學習與接受挑戰的能力，而能負責其生活，達成自我實現與社會能力提升。(林萬億，2006)；個人充權指協助服務對象提升其自我掌握能力、增強自我控制感覺、明白個人面對的問題的社會成因、掌握解決問題的知識和技巧及親身參與促進改變的行動。集體充權則指向社會層面的改變，而社會層面進一步可分為組織、社區及社會各層面。其改變的內容包括促進資源、機會及權力平均分配制度的出現(洪雪蓮、馮國堅，2003)。

研究採用質性方法，包括田野訪談、參與式觀察與文本分析，聚焦臺史博「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以下簡稱「來自四方」特展）」與「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以下簡稱「新臺客」特展）兩檔特展。文本分析則探索展覽敘事如何形塑文化價值。研究架構分為五章：第一章闡述理論基礎；第二章說明研究方法；第三章分析案例策展與技術應用；第四章探討策展對文化對話的影響；第五章歸納成果並提出未來建議。

本文透過分析臺史博「來自四方」與「新臺客」兩檔展覽之策展背景、執行策略與觀眾回應，闡述如何透過展覽設計與教育推廣，促進新舊住民在文化層面的對話。進一步地，本文希望為博物館從業者提供一套可行的博物館與移動者社群溝通的技術，應對當代社會中日益多元的文化挑戰，並為博物館作為公共溝通平臺的角色提出具體建議。

二、博物館及館員角色定位與轉變

(一) 博物館的角色定位的轉變及挑戰

從 1946 年到 2022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因應全球各地博物館的變化，推進著博物館人持續修訂博物館的定義、確認博物館的角色及專業範疇。1946 年，ICOM 首次正式提出博物館的定義，強調典藏功能的必要性及對外開放經營的特性，隨後的修訂中博物館的非營利性質及典藏、研究、展示與傳播功能，以及教育與娛樂的目的逐漸被納入其中，博物館與社會及民眾的關係也成為重要考量（ICOM，1946）。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在其 2019 年京都年會中指出，當代博物館不僅僅是收藏與展示的機構，更應成為多元文化對話與社會議題討論的公共平臺。這一轉變常被學界以「殿堂」（Temple）到「論壇」（Forum）的隱喻來描述。「殿堂」象徵博物館以權威性與典藏功能為核心的傳統角色，而「論

壇」則強調博物館作為促進對話、文化共融與社會參與的公共場域。這種從「殿堂」到「論壇」的轉變，反映出當代博物館對於主流與非主流文化對話的重視，並突顯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會責任。這一觀點延續了 ICOM 自 1946 年以來對博物館角色不斷更新的定義，即博物館從單純保存文物的機構，逐步轉變為教育、研究以及社會參與的綜合性場所。尤其是在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加速的背景下，博物館如何回應主流與非主流文化間的張力，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課題。

近年來的劇烈變動挑戰了博物館的任務、存在價值與經營形態。2019 年京都 ICOM 博物館年會，試圖將博物館功能定義納入創造跨世代對話空間、處理社會衝突、保存多元記憶、以及提供遺產同等近用權利等精神 (ICOM, 2019)。這些議題反映出舊定義無法涵蓋的新挑戰，ICOM 隨後由「博物館定義常設委員會」起草了 5 項新定義草案，並在 2022 年布拉格年會進行表決，以確認新時代博物館的定位與願景。

正如柯秀雯 (2022) 指出，這些草案展現了博物館更細緻地處理社會共融與當代社會需求，但也因為政治性敏感議題的排除，顯現部分框架的侷限性。然而 ICOM 提案的關鍵字裡，如反思、多樣、參與、平權/平等、交流、批判性思維等概念，已成為當代博物館核價值的核心理念。

博物館的轉型面臨諸多挑戰。首先，博物館展示的敘事框架長期偏向主流觀點，容易忽略邊緣群體的聲音。這種缺失不僅削弱了博物館作為文化平臺的包容性，也使得邊緣群體對博物館缺乏信任感。此外，有限的資源分配以及管理者的視角局限，進一步加劇了展示內容與受眾期待間的脫節。另一方面，Price (2021) 認為，博物館雖然宣稱服務眾人，但對被邊緣化、被剝奪權利與受到歧視的群體來說，博物館往往具有排斥性。例如，被過度設計的空間與特殊規則暗示了階級權力與精英主義，提醒這些群體自身的「他者」身份，並進一步阻礙博物館成為具有歸屬感的地方。

基於前言中對『充權』與『調頻』的定義，本章進一步探討其理論基礎與應用意涵。『充權』作為策展策略，源於 Freire 的對話理論提供了這兩項技術的重要支撐，他強調對話是教育的核心工具，能促進個體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轉變，進而參與文化與社會變革，強調通過賦能邊緣群體實現自我敘事的主體性，從而促進文化表達的平等性。『調頻』則根植於 Freire 倡導的教育者與學習者間的平等對話，通過調整敘事與展示形式，引導觀眾深入理解非主流文化的價值。並依據多感官理論與受眾研究，調整展示形式以適應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需求。這些技術的結合，為當代博物館回應多元文化挑戰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例如，臺史博的「來自四方」特展通過工作坊形式邀請新住民參與，記錄並展示他們的生命故事，為新住民創造真實的話語場域。同時，在「新臺客」特展中，策展團隊以情感敘事為主軸，結合視覺與文字設計，營造新舊住民文化記憶的共鳴點，進一步縮短主流受眾與非主流群體之間的文化距離。

整體而言，當代博物館的角色已從靜態的展示空間轉變為多元文化對話的平臺。通過「充權」與「調頻」的雙重實踐，博物館不僅能提升自身的社會功能，也能為推動社會共融提供可行的策展與教育模式。

(二) 博物館員與關係人的角色定位

博物館作為社會文化的反映者，反映當代博物館的功能與任務日益多社會和文化中存在的價值觀、觀念、歷史、身份和現象。其角色不僅限於保存文物，更應成為促進不同族群之間對話與理解的場所。根據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理論（1986），文化資本的獲取與展示通常由主流群體主導，而博物館作為文化資本的重要載體，如何平衡主流與非主流文化的表達，已成為其在多元社會中的核心挑戰。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博物館的職能必須延伸至跨文化對話的實踐。例如，H. Karp（1991）指出，博物館需要透過重新檢視展覽的敘事與形式，

提供一個包含多重聲音的平臺，使文化邊緣群體不再被視為「他者」，而能夠平等地參與對話。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於 2019 年京都年會中也強調，博物館應創造一個開放的場域，讓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能夠交流與反思，進一步促進社會共融。

臺史博長期致力於推動多元文化對話，其策展行動以「新住民」與「移工」議題為核心，展現了博物館在此方面的積極探索。例如，「來自四方」特展通過採訪與工作坊收集新住民的生命故事，將其生活經驗融入展覽設計，呈現多樣的文化視角；而「新臺客」展覽則以情感敘事為主軸，設計出與主流觀眾產生共鳴的互動內容，進一步促進新舊住民之間的文化交流。

同時，臺史博在策展與活動設計過程中，嘗試增強對話雙方對博物館的信任感，使博物館成為一個可以安全對話的場域。在這過程中，博物館員扮演了串連多方的關鍵角色。Barrett（2012）將博物館員（策展人，curator）的角色分為四類：知識提供者（dispenser of knowledge）、文化代理人（cultural powerbroker）、協調者（facilitator）及參與者（an appropriate participant）。知識提供者以往多掌握博物館的內容與敘事權，但當代策展人則需與大眾共同合作，在本文進一步將新住民等展覽參與者稱為「知識提供者」，此處的「知識」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或專業知識，而是基於生命經驗的敘事資源與文化洞見。使用此名詞的目的在於彰顯新住民參與策展的主體性，並凸顯其經驗價值，重新定義博物館中知識的來源與多樣性；文化代理人負責設計展示方向，協調者促進各方協作；參與者則直接參與「由下而上」的地方計畫，與地方民眾共作（Barrett，2012：143-154；江明珊，2022：19）。

這些角色的靈活運用在臺史博的實踐中得以體現。例如，新住民與移工作為知識提供者，貢獻生命故事與文化經驗；策展人同時擔任文化代理人與協調者，設計出有助於觀眾理解的展覽內容；而觀眾則以參與者的身份，透過展覽內容與互動環節，深入理解非主流文化的多樣性與價值。

這些策展實踐不僅回應了當代博物館促進多元文化對話的使命，也驗證了「充權」與「調頻」策略的有效性，讓博物館從靜態的展示場所轉型為多元文化對話的平臺，不僅強化了其作為文化知識中介者的功能，也促進了社會多元共融與社會變革的實現。

三、臺史博移動者議題轉譯的歷程

「轉譯」的理論背景源於文化翻譯與多元詮釋理論，強調在不同文化背景間構建理解的橋樑。策展團隊在實踐中需處理原始素材的文化符碼，將其轉化為適合展覽語境的展示內容，既要忠實再現素材的內涵與文化脈絡，也需適度調整以符合觀眾的接受能力與文化需求。這一過程不僅是形式上的轉化，更需尊重素材提供者的文化表述，避免過度簡化或歪曲其文化價值，以體現文化共融的策展理念。為實現轉譯的核心目標，策展團隊通常以觀眾為中心，結合多媒體展示與情感敘事等方法，使內容能夠平等傳遞文化意涵並促進跨文化對話，最終達成知識交流與情感共鳴的效果。

本章節說明臺史博在處理移動者議題時，進行文化轉譯的過程。

(一) 願景與初期實踐

臺史博的願景與使命著重於「做為多元對話場域以形塑臺灣文化主體性、公民社會與文化多樣性」，長期關注多元族群與多元觀點的議題探討。透過展覽、出版、戲劇與影音多媒體等形式，臺史博與不同的觀眾進行對話與溝通。其中，移動概念下的移民與移工議題成為臺史博長期關注的核心主題之一。

自 2011 年開館以來，臺史博常設展已展現早期臺灣不同族群與文化在島上的移動與相遇。2014 年，臺史博首度以特展形式勾勒出近代臺灣的多

元移民樣貌，首次關注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等當代移動者議題。2021 年起，這些內容正式納入常設展中，成為展現當代臺灣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部分。

(二) 特展推進與實踐方法

自 2014 年至 2022 年間，臺史博透過「來自四方」與「新臺客」特展作為推進移動者議題的重要載體，累積並發展相關議題，期間推動近 20 項主題計畫（如下圖）。在無展覽的期間，臺史博則以教育合作、田野資料蒐集等方式持續影響著博物館的使用者。



在這些主題計畫中，筆者曾參與多項計畫的推動與執行，並思考不同族群與博物館觀眾對一個陌生場域、合作對象及議題。透過不同的方法，臺史博試圖幫助議題來源的提供者及博物館觀眾重新理解移民/移工在臺灣的真實樣貌與處境，並從排斥、防備、偏見，到願意開放對話、接受挑戰、進而參與改變的過程。

1. 「來自四方」特展（2014）：該展覽以近代臺灣的新住民、移工及無戶籍國民為主題，聚焦社會議題。在展覽策劃過程中，邀請新住民及關注相

關議題的團體³共同參與，透過物件徵集、創作工作坊、訪談與共筆文案等多種方式，構建議題的多元表達。2015 年展覽期間，臺史博舉辦策展人與新住民深度導覽活動，邀請新住民參與現場解說，分享自身故事與創作。

2. 「新臺客」特展(2017)：該展覽進一步關注移動者的個人故事與觀點，並與駐館藝術家合作推出「我有一個夢」新住民故事劇場，由專業的駐館藝術家團隊⁴帶領新住民素人演員，呈現新住民來臺心境的轉折、困境與期待，讓觀眾更具體地理解移動者的生命經驗。

(三) 教育推廣與跨界合作

為深化移動者議題的傳播與實踐，臺史博將教育推廣與跨界合作作為重點策略，通過多樣化的活動與合作形式，擴大議題的影響力與參與度。

1. 教師工作坊：

自 2015 年起，臺史博推出「聽你·聽我：多元文化教師工作坊」(以下簡稱多元文化工作坊)，邀請來自印尼、泰國、緬甸、越南四國共五位新住民擔任導師，與中小學教師共同合作開發教案，幫助學生認識新住民的文化背景與生活故事，並融入學校課程中。

2. 紀錄片與訪談：

與紀錄片工作者⁵合作，透過口述訪談與影像紀錄，蒐集東南亞移民與移工的生命故事。這些素材不僅為展覽提供了真實的敘事基礎，也被應用於教育計畫，促進觀眾對議題的理解與反思。

³ 展覽與關心新住民及移工議題之團體合作，包含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南部辦公室、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TiFa)、燦爛時光書店等

⁴ 由許瑞芳導演編導「我有一個夢」新住民故事劇場，於 2017 年由專業劇團阿伯樂戲工場與新住民素人演員共同創作於臺史博駐館演出。

⁵ 「聽你·聽我」展覽影片創作及「我們之間」紀錄片由紀錄片影像工作者陳惠萍、邱宗怡共同完成，並由陳惠萍協助蒐集移民移工田野資料及紀錄。

3. 學生策展與館校合作：

為促進在地教育與博物館的聯結，臺史博與台南市瀛海中學合作開發以「新住民」為主題的課程，鼓勵學生策劃校內展覽。例如：

- 「我身邊的新臺灣人特展」：學生通過實地採訪與策展，展現新住民的故事與貢獻。
- 「南洋味·家鄉味巡迴特展」：配合展覽，臺史博推出「南洋味地圖店家攻略」，以互動形式引導觀眾探索移民的文化足跡。
- 「故事臺灣獎」：2020年，臺史博舉辦首屆「故事臺灣獎」，以「移動」為主題，鼓勵新世代學子以策展形式探討移動者議題。展現學生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創新表達。

(四) 持續作為與未來展望

2021年起，臺史博結合國家文化記憶庫，擴充移工故事資料，並透過教師工作坊與入校共備專案，構建一條結合教育與博物館的「移動議題教育傳播鏈」，並期待透過持續的跨界合作與創新方式，深化移動者議題在大眾認知中的影響力，為推動社會共融與文化理解提供更多支持。

四、一場場博物館對話試鍊：從殿堂到論壇

博物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如何從權威的文化聖殿轉型為促進社會對話的公共平臺，是當代策展實踐中的重要課題。本章以「殿堂」與「論壇」作為轉型的隱喻：「殿堂」象徵博物館以典藏與權威為核心的傳統角色，強調專業知識的保存與傳遞，這一定位在博物館發展初期奠定了其文化地位，代表作為精英主導的知識中心，強調專業權威；「論壇」則指當代將博物館作

為強調多方對話、文化共融、平等包容的交流場域，甚至被視為解決社會衝突與推動價值反思的重要場域。

在「來自四方」特展中，筆者開始探索如何與具有移動經驗的知識提供者共同建構有意義的對話場域。透過準備階段的田野調查與合作，策展團隊努力打破知識的單向輸出，促進參與者的情感投入與內容共創，進一步體現 Paulo Freire(2019) 的對話理論中對平等與尊重的要求。

本章將以「來自四方」與「新臺客」兩個特展的策展經驗為案例，探討以下核心問題：

- **如何促進知識提供者的主體性表達？**

策展團隊邀請新住民以第一人稱撰寫展覽文本，並運用多媒體形式強化故事的真實感與多樣性。

- **如何拉近觀眾與展覽主題的距離？**

在「新臺客」展覽中，通過新住民劇場表現移動者的心路歷程，幫助觀眾建立情感共鳴，克服對「他者」的疏離感。

- **如何實現從展示到對話的延伸？**

策展期間的導覽活動與展覽結束後的教育計畫，成為博物館對話技術持續發展的延伸，促進了多方交流與理解。

透過實踐，臺史博在「來自四方」與「新臺客」展覽中深刻詮釋並推動其「大家的博物館」理念，彰顯了博物館從「殿堂」轉型為「論壇」的努力與成果。這些展覽不僅是臺史博回應多元文化需求的重要實踐，更體現了博物館作為文化共融平臺的價值與責任。通過與知識提供者的合作及觀眾參與的設計，展示博物館如何以具體行動促進多元文化對話，及社會變革中的積極角色。

(一) 田野調查及展示素材蒐集過程

1. 展品徵集

在 2014 年「來自四方」特展中，策展團隊首次嘗試以徵件方式蒐集新住民的故事與展品，透過美濃南洋台灣姊妹會組織（以下簡稱姊妹會）的協助，在過年期間啟動展覽計畫。然而，由於缺乏信任基礎與參與者的疑慮，徵集工作面臨困難。多數新住民認為自己的物件或故事過於平凡，不值得進入博物館展出。

為解決這一挑戰，策展團隊辦理了多次發掘個人故事物件的小型工作坊，參與者人數約為 5 人上下，透過簡單的課程與對話，與有興趣參與的新住民姊妹一同討論適合在博物館展出的個人物件。這些工作坊設計的核心在於破除知識提供者視博物館為精英殿堂的恐懼，並鼓勵她們相信移民記憶、經驗是值得被分享的、有價值的（吳佳霓，2018）。這些工作坊以 Paulo Freire 的對話理論為指引，強調平等與尊重，幫助知識提供者重新認識自己故事的意義，並逐步建立信任。

這是臺史博與臺灣新住民第一次建立核心對話的經驗，不僅讓知識提供者——這個時代的新住民心中埋下自己具有「存在價值」的種子，也為未來的策展奠定了基礎。這些努力在 2017 年的「新臺客」特展中展現了具體成果，展品與故事徵集的數量與內容豐富度顯著提升，使策展團隊能更全面地展示新住民的生命故事與文化價值。

2. 訪談與故事採集

訪談作為田野調查的核心環節，特別是在處理敏感或困難議題時，策展團隊需秉持高度的倫理原則，確保參與者的安全與尊重。這些知識提供者並非博物館的知識提供「常客」，對於博物館展示的運作方式與影響力不熟悉，往往懷疑自己的故事是否值得公開分享。為此，策展團隊在素材蒐集中，反

覆與知識提供者確認展示內容的適切性與公開範圍，確保不會曲解其真實意圖或造成不必要的壓力。

此外，策展人注重透明且尊重的溝通方式，通過不厭其煩地向參與者解釋紀錄與展示的每一步細節，將田野調查過程轉化為深化彼此信任與增強對話的契機。例如，在物件正式進入博物館前，策展團隊會詳細說明授權書的內容，進行物件拍照、點交與包裝，並以專業態度確保展品的安全與完整性。同時，文字詮釋的撰寫過程也會邀請知識提供者或協助的社會工作者共同參與，以確認公開文字的妥適性，避免因詮釋差異而影響展示的真實性與觀眾理解。

這些細緻的操作，不僅讓參與者感受到被尊重與重視，也進一步強化了博物館與知識提供者之間的合作關係。對於策展人而言，我們只是知識提供者生命中的過客，但這些珍貴的故事與展覽內容則具有持續影響他們生活的力量。同時，這些互動讓博物館逐漸成為一個可以開啟對話的安全場域，為促進文化對話與理解奠定基礎。

3. 運用藝術參與深化對話

在「來自四方」與「新臺客」特展中，策展團隊運用藝術創作與戲劇活動作為深化對話的重要媒介。例如，在「家的記憶繪畫創作工作坊」中，策展團隊與引導畫作的藝術工作者及姊妹會工作者合作，邀請新住民與其子女共同參與創作。工作坊以臺灣與原鄉的家為主題，參與者透過畫作形式表達對家的情感與想像，描繪出他們對家鄉的記憶與對未來的期待。

這些畫作不僅為展覽提供了新的素材，也成為知識提供者重新審視自身故事的契機。透過藝術創作與戲劇活動的導引，知識提供者能在放鬆的氛圍中釋放緊繃的情緒與防備，進一步以更為自然的狀態與策展團隊互動。活動設計讓參與者能夠在創作中沉浸於自己的角色，或以旁觀者的視角重新審視自己的故事，這些方式幫助策展團隊與知識提供者建立了更深層的對話。

藝術參與還提供了訪談以外的多元視角，幫助知識提供者以更直觀、情感化的方式分享其文化經驗，展現出個人獨特的創造力與價值。這些活動不僅深化了策展團隊與參與者之間的合作關係，也讓展覽內容更具有情感共鳴，進一步拉近觀眾與展覽主題的距離，促進了文化理解與對話的實現。



圖說：柬埔寨的科雅，在畫作中透過膚色與手上的傷口，及烏雲與太陽象徵物，傳達其二個家鄉間不同的心情寫照及生活。

4. 運用影像紀錄—紀錄片

影像紀錄作為展示媒介，特別適用於涉及個人生命故事與社會議題的展覽內容。在「來自四方」特展中，策展團隊與紀錄片工作者合作拍攝「聽你聽我」影像單元，透過選取臺灣常見的社會關係角色（如「表姑與表嫂」、「老闆與顧客」、「學校老師與志工家長」等），將新舊住民放置在同一場景中，以對話形式呈現彼此的看法與情感交流。展示部分運用雙螢幕的設計，讓新舊住民分置於不同的螢幕中對話，強調了關係的相對性與對話的多層次感。

在「新臺客」特展中，策展團隊進一步運用紀錄片作為田野調查與展示的核心方式。展覽播放的紀錄片《我們之間》以三組新舊住民的故事為主軸，長期記錄新住民在臺灣社會中與婆婆、女兒、朋友的相處情況，展示他們在

長時間的接觸下如何改變彼此的觀點與態度。紀錄片捕捉了新住民如何在臺灣找到「家」的理由，並呈現他們克服衝突與挑戰的過程。

策展人通過影像敘事讓知識提供者能夠在熟悉的生活環境中自然展現其想法與情感，觀眾也因此能更貼近真實世界中的角色，建立對新住民的理解與同理心。影像展示將個人故事的力量具體化，幫助觀眾想像自己身邊的新住民家人或朋友，進一步促進文化理解與多元對話的實現。此設計提高觀眾的共鳴，實現了情感調頻。

(二) 成為展覽的轉譯過程

「你的觀眾是誰？」訊息與知識交換的對象，常常決定了展覽成功與否。在策展過程中，臺史博秉持「以人為本」的核心概念，將新住民的經驗、觀點與情感作為展覽的敘事基礎，強調展現多元文化價值與共情的重要性。

這一過程不僅聚焦於研究成果的展示，更將展覽視為促進文化對話的平臺。透過選擇正向敘事與真實故事，臺史博試圖在展覽中呈現新舊住民間的互動，並啟發觀眾探索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思考文化共融的意義與價值。

1. 轉譯過程裡的對話，避免錯誤解讀

在博物館策展過程中，轉譯知識提供者的生命經驗為展覽內容是一項重要挑戰。受限於博物館訊息傳遞的呈現載體（如影像、文字、畫作、戲劇等）及參與者的特性，博物館工作者需仔細衡量提供何種參與方式最為適合。這些衡量標準包括有限的時間與資源、參與者當下的能力與意願，以找到既能真實傳達訊息又適合觀眾理解的方法。

以「來自四方」或「新臺客」特展的展覽文字為例，展覽的文字內容可能由博物館員重新撰寫、社會工作者協助撰寫，或由資料來源者自行撰寫。然而，博物館工作者需考量文字的閱讀性、吸引力及統一的書寫風格。在這一過程中，即使策展團隊以高度意識進行文案編寫，仍可能在文字的挑

選、潤飾或下標題時，無意中偏離原始的對談內容，或因省略部分內容而導致斷章取義的風險。

為減少這些問題，特別在個人故事的呈現上，博物館可透過多媒體或 QR Code 的形式，讓有興趣的觀眾進一步取得訪談全文。該全文需經由受訪者確認，確保對話記錄的準確性，並對需刪除或補充的部分進行調整。這樣的作法不僅讓觀眾更貼近訊息的真實性，增強自我判斷力，也展現了博物館對知識提供者的尊重。

這種基於反覆對話的轉譯過程，不僅使展示內容更加準確，還強化了知識提供者在展覽中的能動性。透過對文字及多媒體呈現方式的細緻設計，博物館能為觀眾提供多層次的理解管道，從而促進更深刻的文化對話與反思。

2. 讓博物館成為關係者的主動性平臺

博物館作為公眾的溝通平臺，逐漸採取主動角色，不僅釋出詮釋權，還邀請公眾積極參與展覽策劃過程。例如，透過共筆行動或邀請參與者提供展品，讓不同群體的聲音在展覽中被真實展現。博物館的詮釋權釋出，不僅限於展覽內容的撰寫，也延伸到策劃與佈置的層面。策展團隊則需撐起對話的空間，確保參與者能在安全的環境中表達自己的觀點，進一步促進信任的建立。

在「來自四方」特展中，策展團隊與新住民、移工以及支持這些群體的社會團體合作，設計了多層次的參與方式。然而，在合作初期，這些知識提供者對博物館的官方色彩存有懷疑，擔心合作會受到主流價值或政府立場的影響。社會工作者或團體雖然希望透過展覽發聲，但也因人權保護的考量對公開參與抱有防備心態。

為應對這些挑戰，策展團隊從展示佈局到對話設計進行了多次調整，與知識提供者反覆溝通參與方式，並給予其在展覽中傳遞訊息的專業建議。展覽中展示位置的安排與架構的設計，既要符合觀眾的理解習慣，又需顧及參

與者的聲音不被忽視。例如，新住民蘇英在展覽中以對談形式導覽，分享個人展品故事，直接讓觀眾接觸真實的移民經驗，進一步促進文化對話。

這種多次對話與合作的累積，最終讓展覽成為共同成果。不僅體現了博物館作為公共平臺的角色，也促進了知識提供者與觀眾之間更為深刻的交流。這樣的策展方式，成功讓博物館參與從可能走向現實，為多元文化的共建奠定了基礎。



圖說：新住民蘇英(右)與研究策展人石文誠(左)以對談方式導覽來自四方特展裡的新住民創作及自己的展品故事。

3. 博物館展示設計的觀眾能動性設計

博物館的展示設計不僅僅是策展內容的表達，更是與觀眾建立情感連結的重要橋樑。在策展過程中，了解目標觀眾的特性、背景與需求，選擇適合的展示方式，至關重要。從展示架構設計到敘事策略，博物館需著力於激發觀眾的參與感與能動性，使展覽成為促進文化理解與對話的契機。

(1) 以觀眾為中心的展示設計

博物館的展示設計需要以觀眾為中心，考量其背景與需求，從展示架構設計到展場氛圍的營造，皆對觀眾的體驗與互動產生影響。同樣的主題在不

同博物館中，因區位與背景的差異，吸引的觀眾群也不盡相同。在「來自四方」特展中，策展團隊針對新住民與一般觀眾策劃展示內容，選擇「移動」與「離家」作為核心概念，試圖透過普遍的情感基礎引發觀眾的共情與同理心，進一步換位思考移動者的生命經驗。這種敘事方式成功拉近了觀眾與展示內容的距離，使其從外部觀看轉向更積極地參與展覽的情感傳遞。

(2) 從震撼到共情的展示策略

在 2017 年的「新臺客」特展中，策展團隊針對展示內容與敘事方式進行了反思與調整。當時，許多類似主題的展覽內容傾向於聚焦移動者來台的苦難歷程，或僅展示東南亞文化與才藝表演。為避免過於震撼的畫面造成觀眾的疏離感，「新臺客」特展選擇以更正向且平衡的方式呈現新住民的生活故事，循序漸進地引導觀眾理解新住民的處境與貢獻，並強調這些故事與觀眾自身生活的相關性。

(3) 以人為本的展示核心

「以人為本」在「新臺客」展覽中，不僅是策展理念，更是新住民重新發現自我價值的過程。其核心在於凸顯參與者文化與經驗的獨特性，提升自信並加強與臺灣社會的情感聯繫。例如，柬埔寨的新住民美玉在展覽中肯定自身努力，展現個人驕傲與文化歸屬感；越南新住民阿貞則以語言作為文化傳承的工具，彰顯其對下一代多元文化教育的貢獻。

「以人為本」在新住民脈絡中特別重要，因為它挑戰了主流文化對新住民的刻板印象，重建其作為多元文化貢獻者的角色。展覽以生命故事與物件敘事，幫助新住民重拾價值認同，並引導觀眾重新看待新住民的文化貢獻。這種設計不僅促進文化理解，更為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共融注入動能，實現展覽的社會教育意義。

這種展示策略成功將新住民的生活經驗轉化為觀眾能感同身受的故事，不僅表達了文化的多樣性，也啟發了觀眾的能動性。策展團隊以文化代

理人與協調者的角色，縮短了展示內容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讓展覽成為促進文化對話與價值共建的平臺。透過展示的聯繫感與情感共鳴，博物館推動了觀眾對多元文化議題的積極參與與深度思考。



圖說：新臺客特展中展示移民移工生命故事中重要的物件，圖中展區為印尼華僑的移民

(三) 展覽的後續效應：推動新住民的自主參與

博物館釋權的理想狀態，是讓移動者能親自講述自己的故事，而非僅靠他人代言。然而，博物館展示與教育活動常存在技術或心理門檻，這可能阻礙移動者充分運用此平臺表達自己。因此，博物館在策展與活動中必須提供適當支持，為知識提供者創造安全且尊重的參與環境，同時根據需要調整專業工作者的角色與介入方式。

1. 為自己的故事現身說法

策展人應根據知識提供者的技能與需求，設計適合的參展方式。例如，在田野調查中，透過工作坊協助新住民挑選物件，並引導他們練習分享物件背後的個人故事。知識提供者的參與層次可再劃分為三類：物件的提供者、

故事的敘述者，以及策展過程的共創者。這些層次既可單獨存在，也能彼此結合，反映參與者對展覽的不同投入深度。同時，強調其參與的意義在於將個人經驗轉化為有助於文化對話的共同資源，並在展覽中為觀眾提供多元化的理解視角。

另一個案例，則是在「新臺客」特展，策展團隊在田調過程中訪談到一位印刷廠移工，他經常利用多餘的紙材裝飾宿舍，展現出獨特的藝術創意。為此，展覽團隊特別在展覽中設計一個拼貼創作區，邀請這位移工以其熟悉的形式展示自己的故事。這些量身定制的展示方式，不僅降低了知識提供者參與的心理門檻，也促進博物館與知識提供者之間建立了深層的對話與合作。

2. 邀請參與戲劇創作

2017年，博物館與戲劇工作者合作推出《我有一個夢》，邀請新住民以自身生命故事為基礎參與創作與演出。專業戲劇工作者在過程中不僅採集新住民的故事，還以此為戲劇原型，共同創作戲劇腳本。為了降低專業門檻，台詞特意調整為演員習慣的用語，使新住民素人演員能自然融入角色，成為演出的主角。

在演出時，所有專業工作者退居幕後，負責技術支持，包括音樂、燈光與舞台管理，並隨時準備在演員無法出席時遞補角色。這種安排讓新住民演員能安心參與演出，直接與觀眾對話。透過這種創新的釋權實踐，博物館成功突破傳統展覽的局限，讓新住民成為故事的核心傳遞者，展現其真實且動人的生命故事。



圖說：博物館紀錄劇場《我有一個夢》在博物館展館四樓廣場演出

3. 給觀眾的跨越邀請—給與學習的勇氣和支持

觀眾探索新文化需要勇氣與引導。為降低觀眾對新文化的陌生感，策展團隊在《南洋味·家鄉味》巡迴特展中，特別設計了一份走讀地圖與店家攻略，介紹 41 家東南亞小吃店、超市與複合型店家。這些資料詳細描述了每家店的特色，包括菜單語言、主要顧客群、空間特性、價格、菜色介紹與用餐氛圍，同時提供實用建議，例如如何應對語言障礙或無菜單情況。這些設計不僅降低了文化探索的心理障礙，還有效激發了觀眾體驗東南亞飲食與文化的動力。

此外，這種支持觀眾探索的理念也延伸至更多教育推廣活動。2018 年後，臺史博相繼推出多項移民教育計畫，如第一屆故事臺灣獎，以移動的人為主題，讓高中生通過田野策展探索臺灣的移民故事與心境。同時，博物館結合國家文化記憶庫建置移工地景，並開展教師工作坊與入校共備專案，幫助教師獲得更多支持，為學生提供多元文化學習的機會。這些活動設計，不僅鼓勵觀眾與學習者走出舒適圈，也促進了文化理解與社會共融。



圖說：南洋味地圖及搭配閱讀的店家攻略介紹台南及永康火車站週邊的東南亞小吃及超市百貨

4. 培訓種子教師

多元文化工作坊以雙向教育為核心，旨在促進中小學教師與新住民教師的交流，深化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課程運用二個主要設計強調角色轉換與文化體驗，為學員與新住民教師提供合作與對話的平臺，共同探索文化教育的可能性。

(1) 角色翻轉與文化體驗的教學設計

課程設計通過角色翻轉與文化體驗，讓學員和新住民教師共同參與文化交流。例如，一位來自印尼的新住民教師在課程中分享了印尼與臺灣的生活經驗、宗教信仰與飲食文化，幫助學員更直觀地了解新住民的文化背景。同時，博物館團隊通過預備會議與任務手冊協助新住民教師練習分享內容，並設置文化展示區與東南亞美食環節，營造熟悉且友好的教學環境，增強教師參與的自信。

(2) 小組導師制與互動學習

小組導師制的設計促進了學員與新住民教師的密切互動。學員通過與新住民教師的合作，共同完成教案設計，學會以同理心看待新文

化。這些活動不僅幫助學員拋下偏見，也使新住民教師逐步掌握教學技能，增強其作為教育者的角色信心。此外，教室中設置的文化物件展示區與東南亞美食，豐富了學習內容，讓雙方在交流中更自然地建立理解與聯繫。

這些活動的設計不僅促進了教師與學員之間的互動，也讓學員以開放的態度接觸不同族群與文化。同時，新住民教師通過參與課程獲得了更多的自信與教學能力，為未來的文化教育實踐奠定了堅實基礎。

5. 學生的素養教育—學習移除偏見，從錯誤中開始

為幫助學生移除文化偏見，博物館與中學合作開發移民主題策展課程，並將「移除偏見」作為核心教學環節。課程以實踐活動為基礎，通過學生策展與田野研究，促進對新文化的理解與接納。

這個課程設計包括拼湊故事的活動。學生被分成小組，每組獲得某移民故事的片段信息，例如生活照片、文化背景或部分經歷。他們需根據這些片段組成完整的故事。然而，因文化差異與片面信息，學生在拼湊過程中可能產生誤解。此時，教師適時介入解答，並邀請故事原型者現身說法。例如，一位來自印尼的移民講述自己的真實經歷，對比學生重組的故事內容，幫助學生意識到偏見的形成過程。

這種教學設計讓學生在反思與對話中逐步學會以開放的態度接觸新文化。學生不僅能修正自己的錯誤觀點，還提升了田野研究與策展能力。課程結束時，學生將所學融入實際，策劃了名為《我身邊的新臺灣人特展》的展覽，展現移民故事的多樣性與文化價值。

通過這些設計，學習者得以從錯誤中學習，拋下偏見，以更包容與多元的視角看待不同族群與文化，進一步深化對多元文化社會的理解與參與感。



圖說：學生透過圖像及文字的組合進行故事的重新詮釋

五、博物館的對話技術：充權與調頻

博物館在處理非主流、弱勢族群或困難歷史時，常面臨歷史提供者對博物館工作的排斥，包括不理解、懷疑、不信任甚至防範心理，這些情緒可能成為溝通的阻礙。為解決此問題，博物館工作者需要透過熟悉者的引介，或經由長期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邀請這些族群利用博物館平臺發聲。

在此背景下，博物館的角色已不僅僅是文化知識的傳播者，更成為促進文化對話的橋樑。「充權」與「調頻」作為博物館推動對話的重要技術工具，提供了有效的解決方案。通過這兩個核心概念，博物館能更有系統地處理非主流族群議題，建立對話技術的主要架構。以下將深入探討這兩項技術的實踐方法，並分析博物館如何在平等與共融的基礎上，促進文化知識的交流與對話的實踐。

(一) 充權：為來源端提供對話的基礎

1. 建立信任，打破隔閡

信任是充權的基石。博物館工作者需以專業與謹慎的態度，反覆檢視工作是否帶有偏見，並透過與社會團體的合作逐步建立關係。在「來自四方」特展中，策展團隊邀請新住民參與物件徵集工作坊，幫助她們發現自身故事的價值，並增進對博物館的信任。

2. 提供支持與培訓，降低參與門檻

博物館需根據參與者的特性設計支持機制。例如，在「新臺客」特展中，一位印刷廠移工以拼貼創作展示其獨特視角。策展團隊為其設計合適的展示空間，幫助他在熟悉的範疇中自由發揮。

3. 確保真實性，尊重個人聲音

基於倫理與專業原則，博物館需謹慎處理知識公開化的風險，確保內容的真實性與參與者的安全感。例如，在個人故事展示中，策展團隊透過多次確認展出細節，確保呈現內容不會對知識提供者造成不必要的壓力或傷害。這一過程不僅保障了展覽的專業性，也體現了對知識提供者聲音的尊重，進一步增強彼此間的信任與合作。

(二) 調頻：促進觀眾能動性與文化理解

1. 引發共鳴，打開心防

展覽設計應選擇與觀眾經驗相近的主題作為切入點。例如，「來自四方」特展以「移動」與「離家」的情感主題，拉近觀眾與移民議題的距離，讓觀眾在共情基礎上進一步思考文化多樣性的意義。

2. 移除偏見，推動角色轉換

在教育活動中，博物館設計角色對換環節，例如拼湊移民故事的策展課程，幫助學生意識到自身的文化偏見，並以開放的態度接觸新文化。

3. 鼓勵探索，促進文化接軌

博物館應設計活動以激勵觀眾跳出舒適圈，勇敢探索新文化。例如在《南洋味·家鄉味》特展期間，策展團隊製作地圖與店家攻略，降低語言與文化陌生感，鼓勵民眾主動探索東南亞飲食文化。觀眾反饋顯示，這些工具不僅提升了觀眾的參與感，也讓東南亞文化的多樣性更易於被接受。

在處理非主流、弱勢族群及困難歷史的議題時，博物館需運用「充權」與「調頻」兩項技術，建立信任、提供支持，並促進雙向溝通。「充權」強調對知識提供者的尊重與支持，幫助其在博物館平臺上真實、安全地發聲；「調頻」則關注受眾，通過調整展示內容與活動設計，激發其參與感與能動性，讓觀眾更容易接觸新知，並深度參與對話。

這種雙向的對話機制，不僅增強了文化理解，還讓博物館成為一個包容、多元且反思的公共場域。透過建立信任、移除偏見及鼓勵探索，博物館為知識提供者與受眾搭建橋樑，促成真正的文化對話與教育。同時，博物館人員需要具備高度敏感度，靈活調整角色，支持雙方在平等且開放的環境中建立深層交流。

六、結語

博物館作為論述場域，其角色不僅在於知識的儲存與傳遞，更肩負連結多元文化與促進對話的橋樑。從邀請知識提供者走入博物館，到將其觀點有效傳達給觀眾，每一環節都充滿細節與挑戰。博物館工作者需以高度的專業性與敏感度，確保每一階段都充分尊重參與者的聲音，同時彰顯博物館的多元價值，為文化共融創造條件。

通過『充權』與『調頻』的實踐，博物館在促進主流與非主流群體的文化對話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未來，博物館應進一步深化這些技術的應用，

提供包容的空間，促進文化交流與反思。同時，這些技術不僅能啟發觀眾對既有觀念的重新審視，更能推動教育價值的轉化，成為社會變革的關鍵動力。

然而，如何打開受眾的心防，促使其參與對話，是博物館當前的重大挑戰。為此，設計具參與感與能動性的展示策略至關重要，博物館工作者需要靈活轉換角色，從專業技術轉化為對話的支持，成為對話的引路人、協助者與橋接者。這種角色轉換需要敏銳的觀察與耐心操作，並且在試錯中不斷改進。

未來，若博物館能持續深化這種對話技術，不僅能鞏固其作為文化保存與展示場域的角色，更能確實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平臺。以平等與尊重為核心的對話方式，不僅能促進知識提供者與觀眾之間的相互理解，也能啟發多元文化共存的價值，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教育力量。

參考文獻

Barrett, Jennifer. *Museum and the Public Sphere*.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2.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石文誠、吳佳寬等，2014。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專刊，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江明珊，2022，拼裝的文化治理：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再現及其文化技術行動者群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論文

吳佳寬，2014。你來自何方?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介紹。觀·臺灣，23：56-59。

吳佳寬，2018，「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策展歷程札記，歷史臺灣第 14 期，頁 167- 194，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吳佳寬，2018，博物館作為移民記憶再現與傳承的平臺：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例，第 8 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習研討會。

保羅·弗雷勒 (Paulo Freire) 著，方永味等譯，2019，受壓迫者教育學：五十週年版，高雄市：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張譽騰譯，Stephen E.Weil 作，2015，博物館重要的事。台北:五觀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網路資訊

Agapova, D.A., Khalikova, D.R., Sinitsyna, O.V., Zhvitiashvili, N.Y. (Eds.). Migration: Revealing the Personal. Museum practic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working on migration, mobility and diversity. (2020) / D.R. Khalikova, & O.V. Sinitsyna (Ed-in-Ch.) Moscow: ICOM Russia (Retrieved August 8, 2022,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s://icom-russia.com/migration_book2021/en/6/)

C. Aaron Price, Measur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at Museums and Cultural Centers,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Volume 65, Issue 1, P.135-160 (Retrieved August 8, 2022,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cura.12454>)

柯秀雯 (民 111 年 5 月 25 日), 博物館新定義流程最終回合! 即將產生的新提案。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博物之島專文。(民 111 年 8 月 1 日, 取自 <http://www.cam.org.tw/article78/>)

黃心蓉 (民 111 年 6 月 28 日), 博物館的更新定義表決前夕的解讀與剖析。典藏 ARTouch 專欄。(民 111 年 8 月 1 日, 取自 https://artouch.com/artouch-column/content-69967.html?fbclid=IwAR2qSu-KsffbWfDs7N4IzbIrEMmfO_0_ffp3tQNAFwxCmAaQPlfiPPs5Dg)

黃心蓉 (民 108 年 9 月 16 日), 從繆思到傑努斯? 國際博物館協會對博物館新定義的討論。典藏 ARTouch 專欄。(民 111 年 8 月 1 日, 取自 <https://artouch.com/artouch-column/content-11641.html>)

陳國寧 (民 107 年 10 月 22 日), 博物館的定義: 從 21 世紀博物館的社會現象反思。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博物之島專文。(民 111 年 8 月 1 日, 取自 <https://www.cam.org.tw/%E3%80%90%E5%9C%8B%E5%85%A7%E5%A4%96%E8%B3%87%E8%A8%8A%E3%80%91%E5%8D%9A%E7%89%A9%E9%A4%A8%E7%9A%84%E5%AE%9A%E7%BE%A9%EF%BC%9A%E5%BE%9E21%E4%B8%96%E7%B4%80%E5%8D%9A%E7%89%A9%E9%A4%A8%E7%9A%84%E7%A4%BE%E6%9C%83%E7%8F%BE%E8%B1%A1%E5%8F%8D%E6%80%9D/>)

陳韻文 (民 106 年 12 月 26 日), 他們.我們-當新住民/移工成為臺灣舞臺上的角色/演員。表演藝術評論台多焦舞台。(民 111 年 7 月 11 日, 取自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27728>)